

周祝瑛觀點：論文之外別有風景—從讀博到指導兩岸學生的經驗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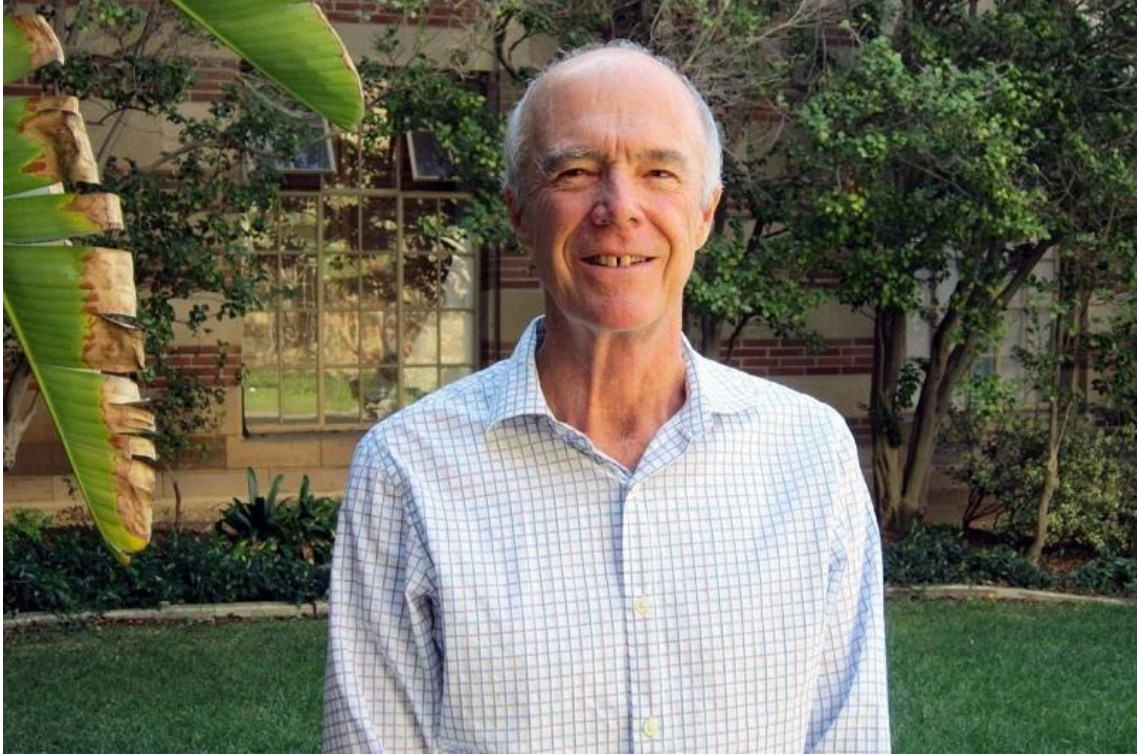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或者「教育無他，愛與榜樣」。這些道理應該都在提醒人們：教師的角色其實在於「典範與愛」。然而看似簡單的道理，真正進到課堂中，教師卻不一定能夠順利的施展身教與言教，畢竟師生的相遇與相處，還得靠幾分緣份。無論課內或課外，能否對年輕的學子產生耳濡目染、變化氣質的效果，甚至讓他們願意起而效尤，從此生命發生改變，這些可能更需要一點運氣！

一、我的博士導師與我

1987年8月25日，筆者揮別了家人，負笈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(UCLA)，展開了攻讀博士的生涯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生平首度踏上美國第二大城，這個到處是高樓大廈，與高速公路上擁擠的交通，在當時著實令人震撼！儘管大學校園風景優美，人文薈萃，但各色人種穿梭在各個角落，從一開始的基本英語會話，都讓我嘗到詞不達意的困惑。接下來的上課討論與發表意見，以及那些永遠讀不完的書、論文與寫不完的報告…，這不僅僅是震撼而已。一年之後，於是我寫下 Eye on America 這篇文章，用來紀念這段充滿驚嘆號與問號的最初留學遭遇！

當時筆者的指導教授 John N. Hawkins (他喜歡學生喊他 John)，正值事業巔峰之際，在學校負責國際交流事務(ISOP)，是一位風度翩翩、思想敏捷的知名學者。由於工作非常忙碌，他對我們這群研究生，只能採取類似「放牛吃草」的指導方式，只有在重要的關鍵時刻，你去找他「求救」，他才會出現「救援」。例如：每學期初要修哪些課程；申請研究生宿舍需要他出面協助爭取；錢快花光了找他申請工讀機會(work study)等。他甚至大方的把研究室借給筆者使用，讓我在那裏讀書、跟同學開會討論，成了各國學生聚集聯繫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他看到我的論文主題過於理想化，不切實際，在關鍵時刻建議筆者改題目，重新開始，並且找自己有興趣、熟悉、擅長且可行性高(feasible)的題目撰寫。他認為唯有如此，論文寫作才能持久與畢業！這個建議雖然打破了我多年的論文夢，最初讓我痛苦不堪，但事後證明老師具有先見之明，且真的了解他的學生！

說真的，那幾年，他的放牛吃草反而給了筆者更寬廣的施展空間。無論在學業上，在參加校內研究生與校級學生會活動上，在擔任國際學者與學生志工(OISS)上，因故在校內報紙(Daily Bruin)打起筆仗，甚至在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等各方面，他都是遠遠的從旁觀察與尊重。他相信每個研究生都能為自己行為負責。尤其在選擇口試委員時，他知道需要避開哪些人，找哪些委員比較合適等。筆者剛完成論文時，他就建議要將論文重新整理(squeeze)成幾篇文章發表，還提醒將來一定要寫書，他說：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學術成就(major publication)，一本書的壽命將近30年，對於文科的人來說，出書非常重要且有影響力。這些話經過了30多年後，依然清晰如昨的印在我的腦海中，而且經常在督促著我。



作者的指導教授 John N. Hawkins (UCLA 官網)

有趣的是，他對筆者的幫助還持續到畢業後。每逢需要有人幫我寫推薦信時，我總是第一個想到他，他也總是快速的回應，並且事後問我申請結果如何？他甚至為我促成了 2012 年那本英文著作：十字路口的台灣教育，讓我有機會跟當時美國最大的出版社 Palgrave McMillan，歷經近三年合作才發行問世，他還特地幫我寫序推薦。此書的出版，可說奠定了我日後國際學術社會的參與及發言權。這書讓我獲得不少學術邀約，經常去分享台灣教改，甚至大陸教育的研究成果。

這位指導教授成為協助我進入國際學術的領航人。因為他，筆者學習了從事學術研究應有的批判思考、忍耐孤寂、與維持不卑不亢的風範。所以今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他過世滿兩年的前夕，也是五年前我們共同參加學術會議，大會致詞途中，他不幸在眾人面前發生中風前兆，送醫後緊急手術搶救的艱難歷程。在紀念他的日子裡，我幾度含淚，先後完成兩篇中英文文章，藉此追憶這位為我樹立學術榜樣的恩人與貴人。

二、我的博碩士導師生涯

或許是因為受 John 這樣的學術訓練，筆者懷著感恩的心回到了台灣，並且有機會在兩岸學術界進行交流與講學。過程中，我從一個只知道原理原則等大方向、求好心切的新科博士，對學生十分嚴格卻缺乏耐心與方法。最初在指導學生上，只能邊走邊學。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（如成為母親與資深教授），逐漸變得能夠容忍那些喜歡天馬行空、缺乏挫折容忍力、決心不夠的研究生。我愈來愈願意跟學生長時間的坐下來討論，能夠將心比心了解這些年輕人為了論文，而身心備受煎熬等處境。作為過來人，我經常請同學來研究室，坐下來一起商討，從訂定題目、撰寫摘要、確定研究主題、繪製研究架構、選擇理論基礎、尋找研究方法、撰寫研究發現與討論等，一個一個慢慢引導，讓他們看到自己的盲點與亮光。過程中，甚至其他寫作遇到瓶頸的學生，也會上門來求助，儘管他們不是我的指導學生，我也會儘量幫忙。

這些年，由於台灣高校招收陸生與國際學生的緣故，筆者有機會接觸到許多非常優秀、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生們。除了需要用英語授課之外，我也知道他們完成論文，其實是整個修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。筆者嘗試在上課過程，邀請他們加入研究團隊，把他們視為未來的學者與專業人士。我們經常舉行圓桌會議，一群人坐下來討論各式各樣的課題。每個人針對自己的興趣、優點，在團隊中扮演不同的角色。同學間相互合作，彼此學習。研究過程中規範清楚、任務明確，絕不讓同學單打獨鬥、一人摸索。因此，這些年我們意外的完成許多研究專題，發表了不少中、英文專書與論文，甚至客座主編了兩期國際著名期刊等。師生間維持學術研究的夥伴關係，遇有適當機會，我會邀請他們出國參加學術會議，共同聯名發表，分享學術道路的甘與苦。

在教學方面，許多博碩士生都是在職人員，通常都非常的忙碌。因此，在教學大綱上必須明確清楚所有閱讀資料明細、上課進度中的討論議題、作業報告格式與規定，還有出缺席規定要求等，都以明確清楚為原則。同時在撰寫各種報告的同時，協助他們思考未來論文的方向。有些同學修完幾門課之後，研究架構與章節就能有初步的輪廓。這是因為他們透過上課報告的練習，逐漸學會聚焦問題，進而找到寫作訣竅。

此外，筆者也會要求他們做一份專書評論(Book Review)，讓他們學習如何閱讀學術專書，並依照課程規定的架構，進行讀後評論。這些報告筆者也盡量仔細批改，提出修改建議後，發還給學生參考。透過這些訓練過程，除了讓他們學會看別人的寫作與重點摘錄外，也建議他們進行有目的 (purposeful) 的論文寫作----為日後投稿發表而作準備。

在人生經驗分享方面，學術研究是一個漫長且寂寞的歷程。很多學生到了這個年齡交友圈越來越窄，因此導師要適時鼓勵他們參加一些社交活動。如果某個學生結婚或家裡增添新成員，筆者會給予獎勵或慶祝。如：每一年定期舉辦周家庄群組聚餐，邀請所有的學生或助理們回來相聚，由導師作東，聯繫感情。其實作為教育領域的老師，最高興的就是

看到學生有了下一代，這樣他們可以學習如何做父母，並且實踐自己的教育理想。

至於在指導國際學生與兩岸學生的差異上，筆者發現他們各有特長與優點。例如：多數大陸學生能夠吃苦耐勞、聰明又有想法。只是有時對研究範式相當的困惑，在選題與研究問題設定上，比較缺乏信心。國際學生大多見多識廣，胸有成竹，不過野心太大，有時會比較難聚焦或專注在某個題目上一門深入。而台灣的碩博士學生，願意與人合作分享，但大多數是在職生，因此在工作、家庭、學業三方面忙碌，下班後來找筆者談論文時，也經常餓著肚子，令人不捨。

三、結語：博碩士論文之外的人生風景

這些年來筆者嘗試透過身教與言教，來傳承學術這一行的使命。畢竟學術訓練除了強調理性思維、言之有物的論述，與社會創新及批判能力培養外，它畢竟是一個「如人飲水、冷暖自知」的歷程，如果沒有一點熱情、興趣與支持，很難持久。就好像據統計，美國的博士生有將近7成是ABD (All but dissertation)。尤其讀博士拖得太久，精力與經濟各方面難以為繼，就容易半途而廢。因此，一個導師如何給予有形與無形的引導與援助，是很重要的。不過當遇到學生無法完成學業而中途放棄時，我也會鼓勵他們：論文之外別有風景，只要自己為自己的決定負責，且十年後不會遺憾，那就放下吧！

畢竟，學術這一行，能夠成為師生，也是緣分與運氣！

*作者周祝瑛為政大教授

原文報導網址：<https://www.storm.mg/article/4384266?mode=whole>